

全球基金:

为打赢与传染病的持久战而创新

周静怡 张幸基

自2002年成立以来,全球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基金”)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已挽救了3200万人的生命。2020年,COVID-19席卷全球,多种传染病的治疗项目面临中断的困境,疫情期间伺机蔓延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威胁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人类与传染病对抗的过程不仅是与死神赛跑的“极速竞赛”,也是一场难以看到终点的“马拉松”。全球基金在这场“马拉松”中扮演着领跑者角色,带领全世界的人们投入到这场长久的战役。

搭建合作平台 凝结全球智慧

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和推动下,全球基金于2002年成立,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是全球医药卫生领域的国际性援助机构,由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共同建立,旨在募集、管理和投资来自全球的资金,应对世界上三种最致命的传染病。

全球基金筹集的资金93%来自捐助国政府,而7%来自私营部门、私营基金会和创新性融资计划。全球基金是支持可持续发展卫生健康系统的最大多边捐款者,所筹集的资金用于支持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本地专家开展相关计划。

全球基金的国家协调机制设计方案与疾病作斗争,其国家协调委员会包括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包括政府、多边或双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私营企业以及感染者,每个国家都针对其政治、文化和传染病背景量身定制应对措施。

全球基金成立专家小组对相关计划进行审查,评估它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小组可以要求更改计划。完成后,计划需被提交至全球基金董事会获得批准。各国专家和合作伙伴使用拨款来完成计划,每个国家/地区的基金代理人负责监督拨款资助项目的落实,而全球基金负责持续监测和评估影响,全球基金监察办公室进行审计和调查。

充足的资金保障是一切工作正常运转的根基。全球基金每年投资40多亿美元,以支持由100多个国家/地区的专家实施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计划。全球基金每三年召开一次筹资会议。2019年,全球基金筹集的资金约为140亿美元,这是自成立以来筹集到的最多资金,也是全球多边卫生组织有史以来筹集的最多资金。这笔钱将在未来三年用于挽救1600万人的生命,目标是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种传染病。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表示:“20年前,当这三种传染病处于顶峰肆虐时,没有人期望过未来有一天能够汇聚全球力量共同抗击疾病。我们大力支持全球基金挽救人类生命的工作。”

保护贫困群体 应对新冠疫情

截至2020年4月29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10万人感染,近22万人丧生,一些国家本就脆弱的卫生系统现已不堪重负。新冠肺炎病毒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导致很多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复发。全球每年有近260万人死于这三种传染病,月平均死亡人数为22万,据此粗略估计,自三个月前确定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约有66万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虽然目前尚未得知这三种传染病患者是否比健康的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但据现阶段临床观察情况,这些患者如果感染上新冠病毒,身体受到的危害比一般人更为严重。与艾滋病等传染病一样,最容易感染新冠肺炎的是最贫穷、最边缘化和最脆弱的人群。

在这其中,非洲面临着尤为严峻的挑战。非洲较为薄弱的卫生系统已经难以承受来自其它传染病的负担。随着卫生工作者、资源、注意力被不断转移,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阻碍非洲各国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方面的工作。鉴于疟疾、结核病和新冠肺炎的症状可能重叠,因此存在着严重的误诊和信息混乱的风险。疑似患有疟疾的结核病人因害怕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而不敢去医院寻求治疗。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影响了医疗卫生用品的供应链。鉴于几乎所有医疗卫生用品的加工成分都来自中国,所以药品和医疗器械无法及时供

在此次疫情中,全球基金提供的应急资金所覆盖的国家

应到世界各地。这使得全球基金不能完全按照其原计划推进工作——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预防和治疗方案无法如期推进。

全球基金执行董事 Peter Sands 表示:“对于此次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至关重要,各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既要遏制新冠病毒的扩散,也要协同推进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相关的项目。”

2020年3月4日,全球基金临时批准5亿美元资金应对疫情,并允许各国可利用现有赠款中高达5%的部分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鼓励受资助的各国以灵活务实的方式重新规划现有赠款的使用方式,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卫生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各国将全球基金提供的部分资金用于防疫工作,同时需要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项目的冲击;各国对资金的重新规划必须得到全球基金的批准。针对当前医疗卫生用品供应链出现的问题,全球基金要求物资采购方比原计划提前30天下订单,能够更灵活地应对交付产品时可能出现的任何干扰。2020年4月9日,全球基金在此基础上又批准了5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共计投入10亿美元。

此外,全球基金重视已有卫生设施的重新利用。医疗供应链、实验室、社区卫生工作者和疾病监测——这些为了战胜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疾病所建立的医疗基础设施是应对新疫情所必需的。

截至2020年4月20日,全球已有61个国家使用全球基金提供的资金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此外,全球基金建议各国在世卫组织的指导下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如隔离疑似患者、为患者治疗、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疫情区数据监测、供应链协调、医疗物资库存补给、医疗废弃物管理等。此外,全球基金继续与国际、国家和区域不同级别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传染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世界银行,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包括调动的相关机构的资源,确保重要医疗物资的供应以及加快药物、疗法的研发。

抗击三种传染病 进展与挑战并存

全球基金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时,在提供应急资金、调动资源和全球合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这是过去18年抗击传染病工作所打下的基础。全球基金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工作取得了进展,但由于疾病传播特性和防治薄弱环节,这三种传染病的应对工作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自2005年以来,艾滋病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2010-2018年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然而,2018年全球有170万新感染病例,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2570万)处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性别和人权障碍使得医疗服务难以维系。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球对抗结核病的努力拯救了约5400万条生命,使结核病死亡率下降42%。截至

2020年1月,全球基金为结核病项目(包括结核病与艾滋病双重感染项目)投资95亿美元,在所有与结核病相关的国际筹资中占比69%,是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耐药性应对行动的最大外部资金来源。

2018年,在全球基金所投资的国家/地区有530万结核病患者得到了治疗。在2000年至2018年之间,感染艾滋病人群因结核病而死亡的人数下降了60%,死亡率下降了68%。当今治疗结核病的难点在于病菌具有耐药性。当抗结核病药物得不到正确使用时,病菌会对药物产生抵抗力,意味着更少的治疗方案和更高的死亡率。在全球基金支持下,2018年接受耐药性结核病治疗的人数超过11万,与十年前相比有了显著增长。

然而,当前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威胁仍然存在,每年有30%~40%的结核病例被遗漏。遗漏的原因是有些人难以获得结核病检测或治疗服务。如果数以百万的人患有结核病且未经治疗,继续感染其他人,那么结核病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流行。

抗击疟疾的斗争是21世纪最大的公共健康卫生成就之一。自2000年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全球基金提供了所有国际疟疾筹资的65%,截至2019年12月,它在疟疾控制计划上投资125亿余美元。

全球每年有26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在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下,这三种传染病的防治项目面临中断的风险,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将更多。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不对既有传染病采取防治措施,疫情期间既有传染病(如疟疾)的死亡人数可能与疫情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获得医疗服务的人数减少了50%,间接提高了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死亡率。

如果各国的精力、物资全部投入于当前疫情而忽视其它传染病防治工作,导致多种疾病同时大规模传播,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应对疫情的同时推进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相关的项目,对当前全球卫生事业而言尤为必要。无论是 COVID-19,还是艾滋病等传染病,战胜疾病不单单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还需采取变革性的创新方法,实现全球资源和智慧的充分联结,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包容、灵活、可持续的医疗卫生系统。全球基金近2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人类与疾病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投入这场战役还需秉持恒心,为人类生命健康的共同福祉不断努力。

(据微信公众号“Diinsider 草根创变者”)